

論語注

康有為

□ 12
3266
4



8308

門 口 12
號 3266
卷 4

論語注卷之十一

南海康有為學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記弟子言行

凡二十五章 釋文凡二十三章皇邢本分德行別為章故為二十四章朱子加分同也論篤別為章故為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包咸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論語述何曰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於禮樂尙粗略也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在致太平者於禮樂甚彬彬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盧辨注引此則先進後進謂弟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時未至於太平則只能用撥亂之禮樂故曰從先進今略近升平然亦未可用太平之禮樂也

先進

萬木草堂叢書

昭和十一年
四月二日 購求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

子旂子夏

皇本別爲一章今依鄭本合爲一章史記鹽鐵論殊能篇皆次政事於言語前當是魯論今從之

自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後過衛宋鄭而居陳凡三歲年六十矣中間再適衛而遷居於蔡又三歲至吳侵陳楚昭王救陳乃聘孔子而遭陳蔡大夫之忌見圍子貢至楚楚昭王起兵迎孔子乃解是時孔子年六十三蓋孔子去魯十四年而居陳蔡六歲爲日至久當時雖累思歸而不果弟子之高才者多從之皆名震於諸侯故子西告楚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時新脫陳蔡之難可知十哲皆從十哲各有所長孔子分以四科蓋三千七十之中妙選高才從行以備致用故震動時流如此此十哲者相得至深相從已久故孔

子思之甚至此之發歎不審何時蓋適十哲不在故思之而記其所長也史記敘厄陳蔡只有子路子貢顏回蓋簡文也孔門高選自有子曾子子張外幾全在此曾子子張年太少未及從在陳蔡時子旂年十八子夏年十九皆未弱冠而巍然爲孔門文學之選可謂異絕矣科學分於孔子以人之才性難兼衆長宜因姿性所近而爲之故教者宜補人性之所短德行政事文學後人皆知重之至言語立科則後世不知豈知言語之動人最深蓋春秋戰國尙游說辨才孔門立此科俾人習演說也觀董子詞辯而公羊立江公口誦而穀梁敗卽論經學亦重語言矣漢晉六朝尙有立主客以辯難者宋人不知此義乃盡掃之於是中國言語之科乃沒今宜從四科之義而補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契合無

言言卷十一
間相視莫逆合爲一體孔子深喜之故爲憾之之詞若稱子旂之絃歌而戲云焉用也孔子改制門內諸賢未達亦多疑問如幸我之間三年喪子路之迂正名惟顏子與聖合一聲入心通無所疑難孔子乃告以非常異義三世大同歸魂游魂之說及今無可考之異論顏子亦聞而默契相說以解故孔子喜極而爲怪憾之辭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多有高行美才而父母昆弟之間不滿者蓋骨肉至近隱微易見故也至父母昆弟稱其孝鄉黨友朋稱其孝內外皆同無有間異斯爲至孝矣閔子爲德行之上才孔子獨稱其孝惜孝經不傳於閔子應更有精義過於曾子也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上爲忠注引此言間非也言化其父母兄弟人無非之者舜之烝父不格姦也惟論衡知實篇引此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叟與

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說苑稱閔子感其父不出其後母韓詩外傳稱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蓋論親于道尤爲大孝之難者

○南容三復白圭之玷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弟子列傳大戴禮引此白圭下有之

玷二字當是魯論今從之集解本無之玷二字當是古文今不從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詩蓋深有意於謹言蓋謹言者必能慎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三者多之詞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亡古通無釋文無季字鄭皇邢本皆有季字今從之皇本末有未聞好學者

此與答哀公問同但有詳略蓋顏子爲孔子第一得意弟子餘無高才足稱聖意者故云無蓋自顏子後而孔子大道幾不盡傳者

論語注卷十一
三
矣雖子贛之達孔子亦等於無觀此三章而信傳道人才之難也
答哀公詳而此略者大戴禮虞戴德曰丘子君唯無言言必盡於
他人則否以季康子爲人臣故略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以爲之椁四字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
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
請爲椁欲賣以買槨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
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
從大夫之例孔子之愛顏子慟爲天喪其哀之殆過顏路焉然不
爲之竭力以營椁者喪事當稱有無愛徒不過如子且孔顏所以
相得者在神明不在體魄故不必強徇顏路而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

包咸曰噫痛傷之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公羊傳未引之以著大
同之道不得其傳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爲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執金吾丞武榮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李翊夫人碑悲慟字皆作慟又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論衡問孔篇引此文從者作門人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痛惜極非他人比施當其可性情之至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
父也子不得視猶子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舊本猶子下作也字唐石經初刻也作曰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門人蓋孔門之同人記此以
見門人之厚孔子之裁其宜喪事既貴稱有無而聖人之可尊在
魂魄無不之如體魄之藏非所重也不用椁不厚葬可見孔門葬
義君子愛人以德有不可已者受之其可已者則不必爲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曰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集注本焉能事鬼下無神曰二字唐石經及匡謬正俗皇邢本敢問上有曰字今從之鹽鐵論鄭章引鬼下有神字當是魯論今從之

鄭氏曰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終通乎晝夜言輪迴也死於此者復生於彼人死爲鬼復生爲人皆輪迴爲之若能知生所自來卽知死所歸去若能盡人事卽能盡鬼事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語至元妙超脫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太愚也盡人之事者順受其正素位自得則魂魄不壞卽能輪迴無礙無盡盡鬼之事者修精氣鍊魂魄存元神保靈魂也若棄人事而專爲此則拘守保任先有滯礙不能輪迴矣蓋萬千輪迴無時可免以爲人故只盡人事卽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從事魂靈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卽已聞道不死故朝聞道夕死可也孔子之道無不有死生鬼神易理

至詳而後人以佛言卽避去必天割孔地而後止千古大愚無有如此今附正之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子樂皇本閔子下有焉字今本作冉有惟唐石經作冉子今從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文選幽通賦座右銘兩注並引作子曰淮南子精神訓注引作孔子曰孫奕示兄編謂子樂必當作子曰蓋知由不得其死何樂之有惟鄭注已有之

鄭氏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各盡其性者以盡人之性也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

慚之難

○魯人爲長府閔子鸞曰仁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仁古文作仍鄭氏曰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故知古文爲仍此從魯讀

廣雅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爲蓋改作之漢元帝詔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應劭

言言卷二
五
曰舊貫常居也郎顗引同長府宮館也楊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
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言改作勞民是不仁也若仁則依舊慣
之常居蓋古者役民而用之非用雇役孔門最惡虐民故閔子譏
之而孔子稱之昭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九月伐季氏此改長府未
知昭公自改大之藉以多藏甲兵抑季氏遂昭公後燼後君再據
以攻之而改小之在昭公改之則爲不量力而妄行在季氏改之
則更有無君之惡閔子微諷之婉而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
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二十七弦說苑修文篇子路
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
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

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
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
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
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
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
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時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

曰過猶不及

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
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

子張才高意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故常不及愈勝也仲尼
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
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道以中庸爲至賢智

者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此問或在子張初年大戴將軍文子篇孔子徧論及門而以子張與顏子並則是時非子夏所及矣蓋才高志廣之人其成就終於遠大也學者勿僅讀論語而泥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

聚會也斂收也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加賦稅以益其富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

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皇本鳴鼓下無而字論衡順鼓篇引此並無而字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孔子之愛弟子如子至於黨惡害民則絕之不少恕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刻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其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此亦愚者之過然益見其仁矣

參也魯

魯鈍也曾子之質魯故守約有餘而擴充不足雖至死尙謹容貌顏色詞氣之間宜其成就之小於孔子大同之道東周之爲斯人之與皆無所受也但眞積力久堅毅誠篤加以老壽故爲大師耳孔子本以爲魯蓋限於天資之無如何者宋賢規模狹隘操守方嚴與曾子近然以一貫之言尊爲傳道而力尊之則誤矣

師也僻

皇本辟作僻今各本依馬融注作爲邪辟之辟誤

矯僻岸異好高苟難少失中也

由也嗛

嗛粗也四者皆性之偏短語之使知自勵也首節脫子曰二字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釋文子曰回也或分爲別章今不用說文無屢字當是今文

庶庶幾也屢其數至多空匱易林曰衡門屢空漢書鮑宣傳衣敝屢空言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神明有以自得故能安貧樂道忘乎外境言顏子忘天下忘外物且能

忘身庶於至人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皇本億作億漢陳度碑作意

命謂天命皇疏江熙曰不受濁世之榮祿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論衡知實篇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率性篇賜不受天之富命所加則天命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孔子立命爲大義以人之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故爲陶猗之子黃白坐擁黔婁之見儋石不可得命宜富者不求亦富命當貧者求之亦貧故舉世滔滔皆爲求富而富終不可得其才智明達工於殖貨者人以爲才能所致不知亦其命所固有也鄙人孤生未嘗貨殖而未嘗無財又時遭大難而未嘗中絕累驗於人無有錯反人之顛倒於財富中而欲以力求之者亦愚而不知命也孝經緯曰善惡報也命有造之者今之貧富乃其受報故人宜早積功德以造將來之命若日營瑣瑣之

務而荒累世之功則非智者也孔子故因顏子子贛二人以明之以顏子之才明假而殖貨豈止億中然命終短天則亦不能富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釋文本亦作跡或作蹟

迹步處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後世若黃憲高允元德秀之類其善人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集解合前章爲一章意義似當別爲一章

但以言論之篤厚取人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有父兄在服從之義也聞斯行之自由之義也孔

子兩義並存各視其人而藥之亦各視其時而施之非其時非其人而妄行自由不可非其時非其人而妄行服從亦不可也教者如大醫務在因人相時審病發藥而已若有一定之義則爲守單方之庸醫必致誤殺人矣論語萬德並陳義多相反所謂道並行而不悖權實並施或有爲言之讀者以此推之以意逆志得聖人之意志可也如泥單辭片義則由求當日已不可解況數千年後乎今之疑難者執違衆拜下民不使知庶民不議之片言單義以攻聖亦可以釋然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與此同義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史記孔子自去魯後自衛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

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顏子言夫子在已無敢致死如夫子爲賊所害則必挺身而報仇致死也蓋顏子與孔子恩義莫親其必以死報矣故孔子愛之而慮之觀子在回何敢死孔門師弟義同生死後之人亦可聞風興起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子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孔子所立

事君之大義蓋仕以行道道不行則去不可戀棧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蓋君之與臣同爲國家代理民事者也但分有尊卑而義非奴隸自行其道非以從君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漢書翟方進所謂爲具臣以全身蓋二子雖非黨惡然不能直伸已志以折僭賊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大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是時季氏有無君之心欲使二子從已故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弑逆爲非常之大變驟觀之則常人似亦不從不知凡有弑逆之事賊勢皆可熏天如有違抗身可立死而家可立族不觀於孔融方孝孺乎若荀彧劉

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漸漬順從勢遂至此觀於華歆之牽伏后乃知弑逆不從是大難事則孔子之所以信二賢者至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史記弟子傳作費邱宰論衡作邱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當在定十二年廩邱廩費之後選才賢而定之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學未成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論衡問孔篇引作有社稷焉有民人

焉或爲今文本未知孰是

人謂有司如女得人焉耳乎之人白虎通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稷爲五穀之長故歲再祭之春求秋報社稷合言共爲一壇古經傳皆同王莽分立官社官稷後世遂社稷分壇謬矣

言治民事以爲學得之閱歷較求之書冊所得尤深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佞者以口辯折人顛倒是非也左傳子產曰今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治民之法雖貴於閱歷先本於讀書必於政治之學講求已深然後可出而任政若未嘗考古今之治法但資目前之閱歷則必爲俗吏甚且害民孔子惡其顛倒本末故斥爲佞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未之聞也記者述之以明學優乃仕爲定義也孔子答哀公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不及讀書此以讀書爲學不及德性蓋答義各有所因記者筆述太簡非有所遺也子思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合斯二者其義最備考孔門之學當以爲主焉其有專主德性而不主讀書專主讀書而不知德性者皆非孔門之全義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哲曾參父史記作曾蒧字點漢書作字子皙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四十二歲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鄭本作吾已說文已以也檀弓般爾以人之母當巧則豈不得以蓋以已古通用

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退讓不言欲盡言以觀其志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爾皇本作用饑鄭本作飢飢餓也爾雅穀不熟爲饑則飢非也釋文
別本又作哂則陸見本作哂說文無哂字則哂是今文
卒爾輕遽之貌攝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

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方義方民向義方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哂大笑也哂與矧同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日矧大笑則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皇本民下有也字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與也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同義下如會同之義同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

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制外交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朝聘諸侯會盟皆會同也端立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繁露玉杯篇齊頃公卽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知會同之難也

黠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說文無希字鏗字撰字鄭作僎詮也

亦古文則希鏗撰爲今文釋文一本亦各言其志無也字莫作暮歸鄭作僎謂魯讀僎爲歸史記弟子傳同今從之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疏也鏗爾舍瑟之聲作起也撰詮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水經注續

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禱禳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會點所欲風舞處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入皆自得到處受用不願乎外卽事已高隨時行樂與物偕春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其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樂行憂違用行舍藏老友少懷自有與聖人相印合者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皇本夫子作吾子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皇本曰上有子字

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讓而對非禮也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釋文本無與字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小大下皆有相字

皇邢疏謂此皆夫子所答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言冉有公西之才皆優於爲邦冉有之於民政公西之於外交與子路之爲將帥皆可信也聖門高才多從事政治學人人欲得邦孔子亦皆許之惟孔子則本末精粗四通六關其運無乎不在既玩心高明不止規規於事功之末而又周流行道不肯捨乎形質之粗闢闢自如卷舒無盡不將不迎不繫不捨此所以爲大聖歟

論語注卷之十一終

論語注卷十一

先進

古

萬本草堂叢書

門人臨柱王權中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十二

南海康有為學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天性之元德禮者人道之節文克勝也復反也夫人者仁也所以行仁之路釋回增美以致中和禮也性無善惡而生有氣質既有毗陰毗陽之偏即有過中失和之害甚者縱欲任氣其害仁甚矣惟勝其氣質之偏節其嗜欲之過斯保合太和還其元德苟得一日為仁天下猶將感動蓋斯須不和樂斯須之惡電氣應感於千萬里然則斯須之能克復斯須之佳電氣亦感應於千萬里如今電話然至捷也然事有偏衰固為仁之礙而已之勇斷實為

仁之本故君子惟重以責已而與人無預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禮者孔子所制以配天地育萬物事爲制曲爲防大小精粗適如其地位分界以爲人身之則諸教所未及而孔子獨美備者也勿者禁止之詞視聽言動則皆魄之爲也由禮則順失禮則乖彙括其外以涵養其中習與性成從容中道則爲聖賢也夫備魂魄而爲人魂虛而魄實魂清而魄濁魂弱而魄強以其濁魄強實必專橫用事與其六鑿交外則必物誘陷溺此人道所以凶也故非發強剛毅清明澹泊無以力制物欲無以變化氣質故佛氏難在降伏其心神秀巨子時勤拂拭凡諸教主無不同以制魄養魂爲要乃至於顏子至善之姿猶須從事若中下之人質性麤惡嗜欲繁多若聽自由則縱欲妄行必至滅人道以爲禽獸不止國上淪亡

已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包起居而言使民約臣妾而言而行嚴敬如對大賓大祭無有幾微疏慢者矣視人如己萬物一體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與民同樂也然人情私己而輕人故所欲與聚易所惡勿施難是以孔子重戒於不欲勿施也修己以敬與人以恕更以內外無怨驗其敬恕之效否蓋愷悌慈祥欣喜驩愛斯爲仁人也朱子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可視顏冉之高下淺深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詎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

孔安國曰詎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恥躬不逮故言不易出蓋

本訥近仁巧言鮮仁朱子謂牛多言而躁故使於此謹之聖人之
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指其入德之要
求仁之方實不外是近人以孔子言仁處處異義以名學疑之豈
知大醫王因病發藥之苦心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
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包
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孟子謂行有不慊則餒內省
不疚則順受其正樂天知命故不憂氣至剛大直塞天地故不懼
人之生也與憂俱來性之弱也與物多懼故孔子言仁者不憂獨
立不懼入極樂而得大雄得大無畏故無入不自得此學者安身
立命之方宜受用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
何患乎無兄弟也

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
親章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此皆有爲字

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包氏曰君子
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聞者聞之孔子也孔子立
命之大義以死生富貴非人力能爲蓋有天命既順受其正命而
又盡其在己持敬而無間斷致恭而有節文天下之人本皆天生
同此天性自同爲兄弟也此固子夏安慰司馬牛之言而實孔子
乾父坤母萬物同體之義大同之義亦出是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漬也積也潤益也膚受謂利害切身入皮膚以至骨髓愬愬已
之冤毀人者如水之浸灌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深矣愬冤者如病之創痛而切身則聽者爲所感動而發之暴矣

二者難察而易行若不爲所深入則至明不爲其近蔽則至遠凡人於左右近習之力佞人奸詭之謀雖有智者無不惑矣由其能用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故也於是忠賢見疑正直被斥聽言者不可不慎諸

○子贛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贛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贛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兵械也亦假作士卒言富國且強兵然後教化以行有勇知方上下以信相孚國乃能自立也子贛窮理之哲乃爲窮變之問去兵者食足信孚則可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賈誼言鉏耰棘矜不敵于鈎戟長鎡然斬木爲兵遂滅強秦也皇侃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箕鄭對晉文公之問

救饑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荀子謂出死要節所以養生故至守土垂絕之時百吏死職士卒死列故張巡以死守一城而障唐室王蠋以布衣死節而存齊國文天祥於宋亡後待死以存節義之正氣以視微幸偷生假於保全生靈若馮道歷相十主者必爲孔子所絕也

○革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漢書古今人表蜀志秦宓傳引作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拜經日記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從今文故不作棘

革子成衛大夫蓋亦老子晏子之流以崇質尙儉爲宗孔子改制尙文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又曰天之未喪斯文公羊開宗明義王者孰謂謂文王何休謂法其生不法其死人道之始革子成蓋攻孔者故曰何以文爲

子贛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氏曰皮去毛曰鞞子贛傳孔子之文統者乃難子成以爲去僞保質固異於小人之浮華鮮實而不失君子之意然言出難改將受天下之攻難駟馬不能追也文家質家相須爲用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但存其質則留虎豹之皮而無炳蔚之文亦與犬羊之皮等耳夫人情莫不重虎豹爲其毛文之炳蔚也聖人緣人情而節文之以垂教耳若悖乎人情逆乎物理令人重犬羊之皮而輕虎豹之皮豈能行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朱子曰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鄭氏曰盍何不也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公羊傳發孔子之大義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穀梁曰古者什一而藉蓋井田什一皆孔子所創之仁政也孟子告滕文公行仁政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惟助

爲有公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助稅爲九之一也若無井田處則稅通收十之一爲徹此助徹之異而徹制最便爲易行也貢亦什一其所異者貢則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後世稅法是也徹則量所入而收之今歐美制量田所入而稅近之但非十一耳井田之助制最美然難於行蓋有子舉孔子之所創十一之仁政勸哀公行之也若僞周禮園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皆劉歆據漢時之僞制非孔子仁政意也朱子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古無此說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魯自宣公稅畝已行十二之稅至哀公時用猶不足斷無復返於稅什一之理哀公深怪有子政策之迂而相反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鹽鐵論引不足下有乎字漢書谷永傳引

與作子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

荀子曰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若橫征苛歛令民無以爲生則君亦與之俱危漢靈善作家而黃巾起明萬曆務礦稅而閭閻興可不戒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按聞義不能徙徙高麗本作徙則徙當亦作從蓋立心不以己爲主而以忠信爲主行事不以己意爲從而惟義是從作徙亦可蓋宅居無定惟義是宅其義同也克己以尊德忘身而殉道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人性多偏而愛惡爲甚毀譽易亂其真好憎又殊所尙甚至同爲一人加膝墮淵逾時變異是爲瞽亂有惑疾也後漢書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日之間而殺之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仲遠之惑甚矣故當辨此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誠毛詩作成誠是魯論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程子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干駟之上因下文亦有齊景公而誤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吾得而食諸阮氏校

人道綱紀政事之本據亂世以之定分而各得其所安上有禮而下輸忠老能慈而幼能孝則可以爲治否則君驕橫而臣抗逆父

言言卷二十一
寡恩而子悍悖則國亂而家散矣禮運小康之義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是也二千年間可以爲鑒時齊家國皆亂故夫子以此告之若夫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須待大同之世苟未至其時不易妄行則致大亂生大禍

○子曰片言可以制獄者其由也與折魯讀爲制則折當是古文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制折當是古通而古文改之今不從

釋詁制折也卽斷獄朱子曰片言半言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孔氏曰片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愚按天下獄情至變僞雖有聖者不能不聽兩造之詞子路雖賢無是理也

子路無宿諾

何氏曰宿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然諾不苟也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曰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其不易許諾卽無宿諾之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猶人包氏咸曰與人等也潛夫論曰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非法律之所使非威刑之所強此乃教化之所致孔子自以明決斷獄不足貴必使無爭訟乃可尙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身心所安宅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志事所推施以忠謂表裏無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重出蓋弟子各記所聞分見各篇不及刪者然亦可見博文

約禮爲聖門恒言之不已而頻言之益以證孔門學者之宗旨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朱子曰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不同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按穀梁隱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則此義爲春秋大義聖人上以告君下以教學者忠厚之至言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師

鼓孟子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作率以正自本作而正

季康子魯上卿公羊隱元年王正月春秋之義大居正何君注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董仲舒曰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蓋履端於始無一不正而後化行俗淳也

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懋女憧婦慳慳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上行下效風從草偃孔子之大義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盜私利物也盜自中出曰竊說苑周天子使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康子奪嫡竊政故夫子以不欲警之雖賞不竊其言至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多殺以止姦蓋酷吏嚴刑之法如郅都趙廣漢之流是也不於風俗教化上轉移之則愈殺而愈熾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治之也且爲民上者撫民如子豈可言殺哉上者民之所效欲善民善觀感所化有如影響民有恥心樹之風聲莫不革面嚮化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欲別其誤而正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言名譽著聞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別學者不可

不審也故夫子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以質直爲根本則無狡僞之思以好義爲行本則無綏切之過此立身之法以察言觀色接物則不與人計却深慮下人處事則不爲人忌此處世之方蓋方正而不識人情好上人必招謗阻行事難達惟質直將內義以方外謹審言色深長思慮卑以自牧則行無不達矣若外取於仁則可以市譽內行陰背之則可以欺人務外徇人非君子自修內省之道而聞譽旣得幾以爲大賢君子積久自是遂以爲古賢亦如此更無疑讓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狡僞若此雖能得時名終未有不隕落者也聖人教人處世達事之方至爲精切而又非希世學者不可不留意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包咸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惡惡也文從匿從心蓋人所不知而已獨知隱於心而伏其根者脩治而去之蓋明惡易見而隱惡難除非真有爲己之心惡不忍仁之志不能除此心賊也故夫子善其切問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忿之後則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日日訟過懺罪懲忿治怒皆學者自脩之要孔

子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然人情無不未事計得好攻人惡而妄肆已忿則普天下人之藥石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爲先知者無不知而知善惡之人爲當務之急蓋博愛之謂仁孔子言仁萬殊而此以愛人言仁實爲仁之本義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至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聖人言近而指遠一動而仁智兼該非淺識所易領會非淺學所易窺測矣且動須化枉爲直令舉天下無惡人舉天下皆仁人此皆大同之義而聖人悲憫博愛之至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五倫之一人道之至切隨處皆然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有所是非則盡其心以告之有所規諫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

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友多而皆出於正取善以資仁則德進而夾輔以長孔子謂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蓋嚴師誘導之功不如多賢友夾輔之力人情孤獨則懶惰易觀摩則奮厲生置諸衆正友之中則寡失德置諸多聞人之中則不寡陋故輔仁之功取友爲大但會之之始勿以宴樂佚游進則易得益友矣

論語注卷之十二終

門人番禺王覺任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十三

南海康育爲學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毋倦釋文木無作毋唐石經作無惟今文無皆作毋無則爲古文陸氏尙見今文本石經在陸氏後誤從古文故今不從石經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莫若以身先之也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君子所以能服人心者實則先勞如以貴自處于後自居于逸則人怨矣能先勞則吏願服勤民願盡死但先勞患不能持久若其無倦必有成功矣孔子雖無並耕之愚而其爲公之意則時時露于言表先勞亦其公之至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吏之職也宰兼眾職以身先之與告子路同躬行者政之始聖人于此尤諄諄也過失誤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孔子則以賢才人所共用但自舉所知人亦各舉所知不必盡私之已也孔子之言處處皆以大同爲本此卽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之意蓋有天下爲公之心則觸處皆是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此是今

文口說至可信據

子曰必也正名乎

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蒯瞶故子父易名謂不以蒯瞶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于此者故孔子以正名爲先鄭氏以爲正書字則謬甚春秋公羊傳以王父命拒父命乃有爲之言非爲石曼姑帥師拒蒯瞶而發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瞶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瞶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瞶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斫衛出公輒論曰蒯瞶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瞶于靈公四十二年入居于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

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以父居于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為不可故以子言為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為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為尚可以為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為孔子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鄭本作于奚史記作何包氏曰迂遠也謂遠于事情言其難行也鄭作于云狂也或是魯讀檀弓于則于莊子其覺于于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亦與迂濶義近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區闕聲之轉皆闕疑之意野謂鄙俚率爾妄對也包氏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釋文本又作措漢書朝錯晉灼音錯為厝置之厝說文引作厝考工記作措注故書措作厝則措或是古文

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後漢梁統疏引中作衷是也蓋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然後言順而事成故尚正名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後王者孔子也蓋今中國一切名號皆孔子所正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史記作爲之必可名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否則民疑惑而多辨訟以生大奸故事不成奸僞並起安能起禮樂以致中和移風俗上不中和下壞風俗則刑罰益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民無所措而政不能行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皇本圃下有子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學各有專門老農老圃皆專門爲種植之學有心得有閱歷有傳方其益于世甚大雖以聖人之智而專門之學必當問之專門技師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陸本作繼石經文字以繼爲非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繼爲之以約小兒于背者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孔子甚稱老農老圃此但因樊遲潔身忘世故欲其學道化民蓋聖人胞與爲心斯人是與樊遲以士人來學理當進之故言若能從大人之事則不必爲細民之事然此爲孔子爲樊遲一人之言舉世之人安得盡爲大人學者若學農林專門豈不甚善且又兼禮義信則爲伊尹諸葛之躬耕豈非孔子所深許乎讀者無泥于辭可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但言誦者以得其意恠也專獨也詩言國政著風俗本人情該物理長于風

論故誦之者必達于政而能言也古詩三千孔子刪之得十五國
三百五篇每篇皆有詩說于政事尤精博孔門學者皆受之蓋詩
出輶軒之採如今日之報孔子選十五國之報精者加以改制口
說以爲功課書故通其學者皆爲政治家言語家之才此必有爲
而言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令教令也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蓋觀感之化不待反脣皆從
意而不從令也故在反身而已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其國之政
亦如兄弟魯衛皆多君子亦同惟史記以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
蓋衛父子不正魯則君臣不正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誠也合言已合于禮也完器物備也言其觸境
而安寡欲知足不以外物自累也吾所至印度舍衛摩竭提勒撓
諸都會印王之宮室皆峻宇雕牆奇偉精絕當時之虐用其民可
想蓋土司酋長無不縱欲虐民故孔子稱公子荆以諷之若在雇
役之世則不以此論魯哀公子亦名公子荆故加衛字以異之

○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冉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皇本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衛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今從之通行本作冉

僕給事者亦御也庶衆也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則民
德不育富以養其生教以善其性二者備矣夫教化廢則推中人
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行則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然饑寒切
膚不顧廉恥孔子雖重教化而以富民爲先管子所謂治國之道

必先富民此與宋儒徒陳高義但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者亦異矣宋後之治法薄爲俸祿而責吏之廉未嘗養民而期俗之善遠爲期而責不至重爲任而責不勝弱者爲僞而強者爲亂蓋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此爲孔子三至衛在魯哀公元年孔子年五十九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史記世家引期月而期復其時言周年也孔子改制仁政以撥亂反正若行之一一年則規模可立三年則治教大成此孔子在衛靈公不用之而發歎也自信自任而言之如此確有把握可守確有條理可行所謂樂則行則行在此聖人不妄自任其次序期限可玩也愚嘗誦之然用我必三年乃可十年有成益歎聖人之神化也聖人日以天下緯畫于中如此固非兢兢守身守約之儒所能窺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史記引無矣字刑法

志引無亦字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人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謂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美國開國百年刑殺大減近之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並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世有三曰亂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必撥亂世反之正升于平世而後能仁蓋太平世行大同之政乃爲大仁小康之世猶未也天下歸往謂之王蓋教主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苟誠也言從政者當先正身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一正而無不正一不正而無能正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氏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蓋上所施行經國治民曰政下奉令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言國有改更匡正之議孔子爲元老必與議焉言議政立法必經元老也若奉行故事而非改更成案則不得謂之政此明議政與行事之別而議政必合大夫共議之不如行事之聽行事官獨斷也今歐人有行政官事務官之別出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問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皇本如知爲君之難也無之字

知水載舟亦以覆舟民可近不可下敬天命畏民岩兢兢業業愛民保國盡君之責任則一言而邦可興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申鑒雜事篇晉書潘尼傳引邦並作國當是避漢諱

違背也禍莫大于壓力專制患莫大于予智自雄不善不違則奴

隸之臣滿前讒諂之人日至過失不聞禍患不知隋煬之驕侈喪

邦由此卽符堅之英慢諫興兵亦以喪邦此非聖人之危言乃切

驗之公理也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

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

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後世給事貼黃裂

麻猶有此意蓋爲君冀人諫諍不嫌有違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今本作近者悅遠者來韓非子難篇作政在悅近而來遠史記世家

作來遠附通漢武帝紀作徠遠

說樂也來歸也墨子耕柱篇引作遠者近之舊者新之當是齊論

原本蓋民患于隔遠而不通則疾苦不知情形不悉如血氣滯塞則爲疾故不善爲政者堂上遠于萬里善爲政者萬里縮若咫尺若今之鐵路電線汜船縮地如掌呼吸可通交輸進益所謂遠者近之也器莫若舊政莫若新蓋舊則塞滯新則疏通舊則腐壞新則鮮明舊則頹敗新則整飭舊則散漫新則團結舊則頹落新則發揚舊則形式徒存人心不樂新則精神振作人情共趨伊尹日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故去病全在去舊更新康誥大學所貴作新民也且宜日新又新蓋方以爲新未幾卽舊故務在新之惜此微言久經淪落中國之俗向患于遠而不近舊而不新失此靈藥致成痼疾可以爲鑒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釋文毋欲音無今本作無皇本上作毋下作無當誤毋是今文從之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亢父單父梁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

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故大戴記曰好見小利妨于政呂覽曰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學者之患皆在見小欲速由志趣不遠規模不大而成就因之所見愈遠經營愈大者爲萬世久遠之規爲普天成仁之事則其達成愈難而皆視其所欲所見以決之愚生平最服膺斯義亦願與天下學者共服之愈體驗愈覺其親切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周曰有因而盜曰攘鄭氏注躬作弓人名當是齊論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猶狂接輿盜跖之比隸續陳實字仲躬蓋弓躬通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證者施于平人恩之大者愛之至深其有過惡則爲隱諱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公羊故春秋于內大惡諱內小惡不諱父子恩之

至深尤當隱諱此天理人情之至故義無定在隨時處中于人則證之爲直于父則隱之爲直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父祖者入十惡用孔子此義葉公惡儒教多諱故以此諷而適以見其野蠻而已英屬加拏大有女淫犬而父揚之報中是亦直躬之類

未被孔子之教故也蓋一公無私乃至淺義愛無差等之教也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此孔子因人情而特立之精義所以與異教殊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居處恭則衺影無愧帝天或臨見賓承祭小大不慢執事敬則顧諟常惺精謹不失與人忠則信厚慈惠人皆愛戴此行已接物之公理也公理既備則不徒在禮義文明之邦人皆尊信卽在夷狄野蠻之國而公理不可廢亦必不見棄也仁本爲公理人能盡公理者無在而不可行焉矣

○子贛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曾子制言篇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才足以有爲者也子贛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白虎通宗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湊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譽也此本立而才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孟子悻悻然見于其面趙岐注引論語此文並作悻悻當是齊論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硜硜莊子至樂篇作硜硜乎如將不得已漢書楊敞傳作脰脰者未必全爾雅釋詁作擊固也益通

果必行也史記樂書石聲硜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言行無失鄉黨自好之士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噫鄙薄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筭飯筭也容五升斗筭之人言聚斂持祿也猶今諺言飯桶也算數也孔子以有恥有才爲士行蓋人而無恥則無所不爲而無才則無所可用有恥則進而愈上能使則侷儻權變尤才之上者故非孝弟信果之人所能比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說文無狷字孟子作猷

中行依中庸而行包曰狂者進取于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蓋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則隱怪之流失之乖僻必至入于奇袤而與道背馳謹厚之人則守約退懦而不能振拔流俗以任大道惟有狂狷之人猶能激勵裁成之以任道也蓋學道貴中行之資剛柔兼備而任道則非志

高氣上者不能雖有小偏終有大成顧允成謂當從狂狷起從中行歇若遽學中行恐爲鄉愿然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禮記緇衣作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卜筮意同

南人南國之人猶詩言東西人也恒常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治疾病非久于其道則不能精故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欲其久也太古重巫醫故巫醫之權最大埃及猶太印度波斯皆然猶太先知卽巫也耶氏則兼巫醫而爲大教主矣蓋巫言魂而通靈醫言體則近于人其關係最重故孔子重之欲其有恒而致精也二三其德則無可成之事故執德者亦在有恒而已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清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徹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爲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鄭氏曰或常也皇疏言羞辱常承之也易象傳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蓋不恒則去就無常朝夕殊異勢必反覆親好皆化仇敵歸向亦皆疑畏投身無容則羞辱從之蓋深惡反覆子而大聲疾呼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氏立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書所謂事煩則亂

事神則難詩所謂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鄭語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新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蓋

君子之待人也也有公心愛物故和其行已也獨立不懼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已也爭利相忤不肯少讓故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爲採鄉評合公論言之風俗未美則鄉論亦不可據鄉人皆好或爲闐然媚世之愿人鄉人皆惡或有獨行苦心之異士故不如善人好之則無同流合污之害不善人惡之則益見其嫉惡禁邪之風聖人之論人不採諸衆譽而並察諸衆毀蓋不爲惡人之所毀亦必無可信者也後世僅知採衆好則所得皆媚世合污之人所由不入于堯舜之道也若行議會之選舉先選一次舉鄉望之善者乃由衆善者複選之庶幾得人然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好惡必失其真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故君子之心正而恕小人之小邪而刻正故佞媚不能親入而與
人不求備邪故讒諂賄賂得而入之而疑責人則甚苛夫至左右
皆讒諛賄賂之人爲蔽則雖有奇才奧學亦必敗壞而爲小人之
歸而已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就人之得意志時言之泰安坦也驕放肆也見大心廣無入而
不自得故泰雖從容安舒然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出門如見賓
使民如承祭故不驕行無忌憚而陰畏鬼神內愧魂魄李林甫之
終夜移床蕭老公之賣身贖罪何曾一日泰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者無欲毅者果敢木者樸行訥者謹言四者皆能力行與巧言
令色相反者故近仁蓋聖人愛質重之人而惡浮華僞爲如此蓋
華者不實也漢書稱周勃木強敦厚尹齊木強少文惟厚重質樸
者乃可任道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皇本高麗本文選求通親親表注
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三十一太
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今從之大戴禮作兄弟怡
怡說文無偲字當是今文

鄭曰切切勸競也有相摩接義祭義作漆漆偲偲強勉也怡怡和
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于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
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家庭尙恩與父子不責善義
同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卽就也戎兵也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忠君愛國之心水

陸戰陣之法必教七年然後可戰則教練身體手足膽略之事課程甚繁可知今七年之章程不可覩考然孔子之所治者亦至精慎矣今德國治兵至精亦不過三年孔子之章程比之加倍後之治國者亦可推述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蓋兵必練身體練手足練耳目練技能練膽氣練心思練志行學義信禮而後可用又必視敵兵比較而後可戰否則必喪師而棄民

論語注卷之十三終

門人番禹王覺任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